通典/卷042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通典
卷四十二
禮二　吉禮 郊天上

► 郊天下 大雩

通典卷第四十二

禮二沿革二吉禮一
郊天上
虞夏殷周秦漢後漢魏晉東晉宋齊梁陳後魏北齊後周隋
夫聖人之運，莫大乎承天。天行健，其道變化，故庖犧氏仰而觀之，以類萬物之情焉。黃帝封禪天地，少昊載時以象天，顓頊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屬神，南，陽位。正，長。司，主。屬，會也。所以會聚群神，各使有序，不相干亂。高辛順天之義，帝堯命羲和敬順昊天，故郊以明天道也。明謂明之以示人。所從來尚矣。豺獺有祭，而況人乎！

有虞氏禘黃帝爾雅釋天云：「禘，大祭也。」虞氏冬至大祭天於圓丘，以黃帝配坐。而郊嚳。夏正之月，祭感生帝於南郊，以嚳配焉。

夏后氏禘黃帝而郊鯀。按司馬遷五帝本紀云，舜則黃帝九代孫，嚳，帝之曾孫，禹，帝玄孫。計不合如此之差懸，恐馬遷之誤。

殷人禘嚳而郊冥。嚳，契之父。

周制，大司樂云：「冬日至，祀天於地上之圓丘。」爾雅云：「

非人力為之丘。」又大宗伯職曰：「以禋祀，祀昊天上帝。」鄭玄云：「謂冬至祭天於圓丘，所以祀天皇大帝。」禮神之玉以蒼璧，其牲及幣，各隨玉色。大宗伯云「蒼璧禮天」。其尺寸，文闕。下云「皆有牲幣各放其器之色」，器則玉也。蓋取象天色也。肆師職曰：立大祀，用玉帛牲牷。牲用一犢。按郊特牲又云：「用犢，貴誠也。」王制云：「祭天地之牛，角繭栗。」幣用繒，長丈八尺。鄭玄注曾子問云：「制幣長丈八。」鄭約逸巡狩禮文也。餘用幣長短皆准此。王服大裘，其冕無旒。司服云：「王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。」鄭司農云：「大裘，黑羔裘。」既無采章，則冕亦無旒也。尸服亦然。以天體質，故王大裘以象之。既尸為神象，宜與王服同也。周禮曰「郊祀二人裘冕送逆尸」。又士師職曰：「祀五帝則沃尸及王盥。」乘玉輅，鍚，繁纓十有再就，建太常十有二斿以祀。樽及薦菹醢器，並以瓦。爵以匏片為之。郊特牲云：「器用陶匏，以象天地之性。」以　秸及蒲，但翦頭不納為藉神席。所謂蒲越　秸也。　秸藉天神，蒲越藉配帝。配以帝嚳。祭法云：「周人禘嚳而郊稷。」今以禘大祭，是祭中最大，既禘天於郊，又嚳尊於稷。故大宗伯注云「圜丘以嚳配之」。按嚳配郊，牲尚同色，則圜丘可知焉。其樂，大司樂云：「凡樂，圜鍾為宮，黃鍾為角，太蔟為徵，姑洗為羽，雷鼓雷　，孤竹之管，雲和之琴瑟，雲門之舞，冬日至於地上之圜丘奏之。若樂六變，則天神皆降，可得而禮矣。」圜鍾，夾鍾也。夾鍾生於房心之氣，房心為大辰，天帝之明堂。黃鍾生於虛危之氣，虛危為宗廟。以此為宮，用聲類求之。雷鼓，八面鼓。孤竹，竹特生者。雲和，山名。其感生帝，大傳曰：「禮，不王不禘，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，以其祖配之。」凡大祭曰禘。自，由也。大祭其先祖所由出，謂郊祭天也。王者先祖皆感太微五帝之精以生，其神名，鄭玄據春秋緯說，蒼則靈威仰，赤則赤熛怒，黃則含樞紐，白則白招拒，黑則協光紀。皆用正歲之正月郊祭之，蓋特尊焉。孝經云「郊祀后稷以配天」，配靈威仰也。「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」，汎配五帝也。因以祈穀。左傳曰：「郊祀后稷，以祈農事。」其壇名泰壇，祭法曰：「燔柴於泰壇。」在國南五十里。司馬法：「百里為遠郊，近郊五十里。」禮神之玉，用四珪有邸，尺有二寸。考工玉人云：「四珪，尺有二寸，以祀天。」又典瑞云：「有邸以祀天旅上帝。」鄭司農云：「於中央為璧，圭著其四面，一玉俱成，圭本著於璧，圭末四出。」故鄭玄云「祀天謂夏正郊天也」。崔靈恩云：「四珪有邸者，象四方物之初生。以璧為邸者，取其初生之圓匝也。」其玉色無文。今謹按，既有邸皆象物始生，又當春氣之始，威仰又為青帝，其玉宜青。牲用騂犢。牲用騂，尚赤。用犢，貴誠也。青幣。其色無文。謹按，大宗伯云「孤執皮帛」，鄭玄云：「帛如璧色繒也。」又按，圓丘赤幣，於玉色則宜用青幣，象東方也。配以稷，祭法：「周人禘嚳而郊稷。」孝經曰：「郊祀后稷以配天。」左傳曰：「郊祀后稷，以祈農事。」其配帝牲亦騂犢。郊特牲云：「帝牛不吉，以為稷牛，稷牛唯具。」鄭玄云：「養牲必養二。」其樂，大司樂云：「乃奏黃鍾，歌大呂，舞雲門，以祀天神。」以黃

鍾大呂之聲為均也。黃鍾，陽聲之首。大呂為之合奏之以祀天神，尊之也。天神謂五帝及日月星辰。王者又各以夏正月，祀其所受命之帝於南郊，尊之也。日用辛。按禮記及春秋魯郊於建子月，用辛。鄭玄云：「凡為人君，當齋戒自新。」言凡，則天子諸侯同用辛。又王者必五時迎氣者，以示人奉承天道，從時訓人之義。故月令於四立日及季夏土德王日，各迎其王氣之神於其郊。月令云：「立春之日，天子親率公卿諸侯大夫，以迎春氣於東郊。」餘四氣皆然。若以祖之所自出，即禘祭靈威仰於南郊，一神而已。若迎王氣之神，即春青帝靈威仰，夏赤帝赤熛怒，季夏黃帝含樞紐，秋白帝白招拒，冬黑帝協光紀也。其配祭以五人帝：春以太皞，夏以炎帝，季夏以黃帝，秋以少昊，冬以顓頊。月令云「其帝太皞」等是也。故鄭玄注月令云：「迎春謂祀靈威仰於東郊」，以太皞、伏羲氏配坐是也。祭外神必有主者，公羊傳曰：「自外至者，無主不止。」故以人帝配神作主。其壇位，各於當方之郊，去國五十里內曰近郊，為兆位，於中築方壇，亦名曰太壇，而祭之。如其方壇者，以其取象當方各有方所之義。按昊天上帝，天之總名，所覆廣大，無不圓匝，故奠蒼璧，其神位曰圓丘，皆象天之圓匝也。餘五帝則各象其方氣之德，為珪璋琥璜之形。祭法謂其神位以太壇，是人力所為，非自然之物。以其各有方位，故名方壇。禮神之玉，按大宗伯云：「青珪禮東方，赤璋禮南方，黃琮禮地則中央也，白琥禮西方，玄璜禮北方。」禮神者必象其類。珪銳，象春物生也，半珪曰璋，象物半死也。琮八方，象地也。琥猛，象秋嚴也。半璧曰璜，象冬閉藏，地上無物，唯天半見耳。牲用犢，及幣各隨玉色。大宗伯所謂「有牲幣各放其器之色」是也。樂與感帝同。大司樂云：「乃奏黃鍾，歌大呂，舞雲門，以祀天神。」鄭玄云：「天神謂五帝及日月星辰。」

祭前期十日，王親戒百官及族人。太宰又總戒群官曰：「某日，有事於昊天上帝，各揚其職。百官廢職，服大刑。」乃習射於澤宮，選可與祭者。其容體比於禮，其節奏比於樂，而中多者得與於祭。比音毗志反。其日，王乃致齋於路寢之室。散齋七日，致齋三日。祭日之晨，雞人夜呼晨以叫百官，巾車鳴鈴以應雞人。典路乃出玉輅，建太常。大司樂既宿懸，遂以聲展之知完否。王將出，大司樂令奏王夏。王所過處之人，各於田首設燭以照於路。所謂鄉為田燭，以王出時尚早故也。又，喪者不敢哭，凶服者不敢入國門。祭前，掌次先於丘東門外道北，設大次小次。次謂帷幄。大幄，初往止居。小幄，接祭退俟之處。祭義曰：「周人祭日，以朝及闇。」雖有強力，孰能支之。是以有退俟，與諸臣代有事焉。掌次張　案，設皇邸。謂於次中張　床，床後設板屏風。其上染鳥羽象鳳凰色以覆之，以為飾。王服大裘而立於丘之東南，西面。大司樂奏圜鍾為宮以下之樂，以降神。若感生帝及迎氣，則奏黃鍾以下之樂以降神。次則積柴於丘壇上。謂積柴實牲體玉帛。王親牽牲而殺之。太宰職論祭大禮中有云：「及納烹，贊王牲事。」鄭玄

云：「納烹，納牲。將告殺謂祭之晨也。既殺以授烹人。凡大祭祀，君親牽牲，大夫贊。」次則實牲體玉帛而燔之，謂之禋祀。以周人尚臭，煙氣之臭聞者，所以報陽也。韓詩外傳曰：「天子奉玉升柴，加於牲上而燔之。」次乃掃於丘壇上而祭，尸服衮而升丘也。王及牲、尸入時，樂章奏王夏、肆夏、昭夏。大司樂云：「王出入奏王夏，尸出入奏肆夏，牲出入奏昭夏。」但用夾鍾為宮耳。就坐時，尸前置蒼璧。又薦籩豆及血腥等，為重古之薦。鄭玄注大司樂云：「先作樂致神，然後禮之以玉而祀之。」禮器云：「郊血大饗腥。」王乃以匏片為爵，酌瓦甒之泛齊以獻尸。為朝踐之獻。鄭玄注司尊彝云「唯有事於太廟，備五齊三酒」，故崔靈恩推之以為圓丘明用五齊，餘感帝、迎氣、神州等，並自醴齊而下四齊而已。不用圭瓚而用陶匏者，物無以稱天之德，故但取天地之性。五齊之名：一曰泛齊，成而滓浮泛泛然，五齊之中，泛齊味尤濁重。古貴質，故於大祭用之。二曰醴齊，成而汁滓相將，上下一體，猶濁故也。三曰盎齊，成而蓊盎然，蔥白色。四曰緹齊，成而紅赤色，稍清故也。緹音體。五曰沈齊。成而滓沈，轉清故也。無祼禮。鄭玄注小宰云：「唯人道宗廟有祼。天地大神至尊不祼者，以其莫可稱焉者也。」七獻。宗廟九獻而天神七獻者，宗廟之祭通數尸未入前，王及后於奧中，先行二祼以降神，次七獻，故有九也。今天是外神，無祼，故七獻而已。七獻者，薦血腥後，王以匏爵酌泛齊以獻尸，所謂朝踐是也。此為一獻。按，郊丘禮闕，無文以書。唯大宗伯司尊彝所陳酒齊，鄭玄及鄭眾皆以為宗廟之禮。今約司尊彝酌獻五齊之次以為說。次大宗伯攝王后之事，亦以匏爵酌醴齊亞獻，亦為朝踐。是二獻。大宗伯職云：「
凡大祭祀，王后不與者則攝之。」婦亞夫獻，而樽各異者，祭義云：「君西酌犧樽，夫人東酌罍樽」。犧樽既尊於罍樽，足知亞獻不用泛齊。每獻，奏樂一成。謂圜丘即奏圜鍾為宮，感帝及迎氣即奏黃鍾大呂。次薦熟於神前。司尊彝注云「后親薦饋食之豆」，則此宜大宗伯薦熟也。薦畢，王乃以匏爵酌盎齊以獻尸，大宗伯以匏爵酌緹齊以亞獻，所謂饋獻也。通前凡四。司尊彝注云：「饋獻謂薦熟。」尸乃食。食訖，王更酌朝踐之泛齊以酳尸，所謂朝獻。知朝獻即朝踐者，司尊彝注云：「變朝踐為朝獻者，樽相因。」故知更酌泛齊。大宗伯更酌饋獻之緹齊以亞酳，所謂再獻。通前凡六。知再獻當亞酳者，司尊彝注云：「再獻者，王酳尸之後，后酌亞獻也。其變再獻為饋獻者，亦尊彝相因。」又有諸臣為賓之一獻。凡七。司尊彝注云：「諸臣一祭之正。」特牲禮云「賓三獻如初」。注云：「三獻成禮也。」特牲，士禮，止於三獻。按特牲、少牢正祭後，亦更有賓長加受三爵。此但論正祭耳。其尸酢諸臣之酒，皆用三酒。酒正云「事酒、昔酒、清酒」。其法如祫祭之禮。畢獻之後，天子舞六代之樂。若感帝及迎氣，即天子舞當代之樂。其樂章用昊天有成命也。古制，天子親在舞位。

說曰：郊丘之說。互有不同，歷代諸儒，各執所見。雖則爭論紛起，大凡不出二塗：宗

王子雍者，以為天體唯一，安得有六？圓丘之與郊祀，實名異而體同。所云帝者，兆五人帝於四郊，豈得稱之天帝！一歲凡二祭也。宗鄭康成者，則以天有六名，歲凡九祭。蓋以祭位有圓丘、太壇之異，用樂則黃鍾、圓鍾有差，牲乃騂蒼色殊，玉則四珪蒼璧，祭名且同稱禋祀，祭服又俱用大裘。略舉大綱，不復悉數。恭惟國章，並行二禮，可謂協於時宜矣。歷代所行，亦參二禮。異同之論，國朝最詳。具在郊天篇下。凡義有經典文字其理深奧者，則於其後說之以發明，皆云「說曰」。凡義有先儒各執其理，並有通據而未明者，則議之，皆云「議曰」。凡先儒各執其義，所引據理有優劣者，則評之，皆云「評曰」。他皆同此。

秦始皇既即位，以昔文公出獵，獲黑龍，此其水德之瑞，用十月為歲首，色尚黑，音尚大呂。顏師古曰：「大呂，陰律之始。」東游海上，禮祀八神。具雜祠篇。二代尊雍四畤上帝。名其祭處曰畤也。初，秦襄公攻戎救周，列為諸侯而居西。自以為主少昊之神，作西畤，祠白帝，其牲用　駒、黃牛、羝羊各一。後十四年，文公東獵汧渭之間，卜居之而吉。夢黃蛇自天下屬地，其口止於鄜衍。於是作鄜畤，用三牲郊祭白帝焉。吳陽武畤，雍東好畤，皆廢無祀。德公立，都雍，雍諸祠復興。後四年，宣公作密畤於渭南，祭青帝。後二百五十年，靈公作吳陽上畤，祭黃帝，作下畤祭炎帝。後櫟陽雨金，獻公自為得金瑞，故作畦畤櫟陽，祠白帝。山阪間曰衍。畦畤如種韭畦之形，而於畦中各為一土封也。鄜音孚。歲祠禱，因泮凍，秋涸凍，冬賽祠，五月嘗駒，及四仲之月月祠。畤駒四疋，每畤用駒四疋，而春秋異色。木寓龍一駟，李奇曰：「寓，寄也，寄生龍形於木也。」顏師古曰：「駟亦四龍。」木寓車馬一駟，各如其帝色。黃犢與羔各四，珪幣各有數，皆生瘞埋，無俎豆之具。三年一郊。常以十月上宿郊見，李奇曰：「上宿，上齋戒也。」通燿火，張晏曰：「燿火，烽火也。」如淳曰：「燿，舉也。」狀若井桔槔，舉令光明遠照，通於祀所也。通舉火者，或天子不親至祠所而遙拜，或眾祀異處，欲一時薦獻，故以火為節度也。拜於咸陽之旁，而衣尚白，其用如常。時經焚書坑儒，後更無典禮。祠用木寓龍、木寓馬，不知何憑，如此乖謬。

漢高帝立二年，東敗項籍還入關，問：「故秦時上帝祠何帝也？」對曰：「四帝。有白、青、黃、赤。」高帝曰：「乃待我而具五色。」遂立黑帝祠，名北畤。有司進祠，帝不親往。悉召故秦祀官，復置太祝、太宰，如其故儀。後四年，詔御史，令九天巫，祀九天。顏師古曰：「九天者，中央鈞天，東方蒼天，東北旻天，北方玄天，西北幽天，西方皓天，西南朱天，南方炎天，東南方陽天。其說見淮南子。一云東方昊天，東南陽天，南方赤天，西南方朱天，西方成天，西北幽天，北方玄天，東北方變天，中央鈞天。」皆以歲時祠宮中。

文帝即位，詔有司增雍五畤路車各一乘，駕被具。駕車被馬之飾皆具。魯人公孫臣上書曰：「始秦以水德，則漢當土德，其應黃龍見。宜改正朔，服色尚黃。」明年，黃龍見成紀，拜公孫臣為博士，申明土德，草改歷服色事。草謂刱造。有司曰：「古者天子夏親祀上帝於郊，故曰郊。」夏四月，詔郊祀上帝。始幸雍，郊見五畤祠，衣皆尚赤。趙人新垣平上言：「長安東北有神氣，成五采，若人冠冕焉。宜祠上帝。」於是作渭陽五帝廟，同宇。宇謂屋覆也。一屋之下，而別為五廟，各立門室。廟記曰：「五帝廟在長安東北。」帝一殿，面五門，各如其帝色。服用及儀如雍五畤。明年夏四月，帝親拜郊見五帝廟，燔火舉，若光屬天。於是貴平至上大夫。文帝出長門，如淳曰「亭名」。若見五人於道北。因其直立五帝壇。直猶當也。因其所立處以立祠。人有上書告平詐偽，遂誅夷平。後渭陽、長門五帝使祠官領，以時致禮，不親往焉。

武帝即位，初至雍，郊見五畤。後常三歲一郊。後亳人謬忌曰：「天神貴者太一，太一佐曰五帝。古者天子以春秋祭太一於東南郊，日一太牢，七日。凡七日祭。為壇，開八通鬼道。」於是令太祝立祠於長安城東南郊。後人上書言：「古者天子三年一用太牢祠三一。」天一，地一，太一。許之。令太祝領祠之於太一壇上，如其方。後一年，郊雍，獲一角獸，若麟。於是薦五畤，各加一牛以燎。有言黃帝鼎成，騎龍飛去。天子曰：「得如黃帝，去妻子如脫屣。」上遂郊雍。祠官寬舒等具太一祠壇，放亳忌太一壇，三垓。亳忌即謬忌。垓，重也。五帝壇環居其下，各如其方，黃帝於西南未地。太一所用，如雍一畤物，加醴棗脯，殺一　牛李奇曰：「　音貍。」顏師古曰：「
西南夷長尾髦之牛。」以為俎豆牢具。而五帝獨有俎豆醴進。顏師古曰：「具俎豆酒醴而進之。」祠胙餘皆燎之。太一祝宰衣紫及繡。五帝祝衣各如其方色。贊饗曰：「天始以寶鼎神策授皇帝，皇帝敬拜見焉。」贊饗，祝詞。而衣尚黃。當祠時，列火滿壇。夜有光。及晝，黃氣上屬天。太史令談、祠官寬舒等曰：「神靈之休，兆光此地。宜立泰畤壇以明應。美光及黃氣之祥應。令太祝領，秋及臘間祠。三歲天子一郊。」後嬖臣李延年以好音見，帝善之。下公卿議，曰：「人間祠尚有鼓舞樂，今郊祀無樂，豈稱乎！」公卿曰：「古者祠天地皆有樂，而神祇可得而禮。」乃立樂府，以延年為協律都尉，論律呂，合八音之調，作十九章之歌。以正月上辛用事甘泉圜丘，使童男女七十人俱歌，昏祠至明。夜常有神光如流星止集於祠壇，天子自竹宮遙拜，以竹為宮，去壇三里。百官侍祠者數百人皆肅然心動。太初元年，西伐大宛，蝗大起。明年，有司言雍五畤無牢熟具，芬芳不備。乃令祠官進畤犢牢具，色食所勝，孟康曰：「若火勝金，則祠赤帝以白牲。」而以木寓馬代駒。

元帝即位，遵舊儀，間歲正月，一幸甘泉郊泰畤，西至雍祠五畤。

成帝即位，徙甘泉泰畤置於長安。丞相匡衡、御史大夫張譚奏言：「帝王之事莫大乎承天之序，承天之序莫重郊祀。祭天南郊，就陽之義也。孝武皇帝居甘泉宮，於雲陽立泰畤，祭於宮南。今當幸長安，郊見皇天，反北之太陰，與古制殊矣。又路險川谷，非聖主所宜，難奉神明，未合天意。甘泉泰畤宜徙置長安，合於古禮。」從之。遂廢雍、鄜、密、上下畤、九天、太一、三一、八神之屬，并餘淫祀陳寶等祀，所不應禮者四百七十所，皆罷。匡衡言：「雍、鄜、密、上下畤等制度祠用，非禮所載，不足報功。今既稽古，建定大禮，郊見上帝，五帝畢陳，各有位饌，祀備具。諸侯妄造，不宜復循。」皆從之。其陳寶等祠，具見雜祠篇。明年，匡衡坐事免官。眾多言不當變動祭祀者。初罷甘泉泰畤作南郊日，大風壞甘泉竹宮，折拔畤中樹十圍以上者百餘。天子問劉向。向曰：「甘泉及雍五畤始立，皆神祇，誠未易動。」帝意恨之。後以無嗣，遂復甘泉泰畤及雍五畤如故。天子親郊禮如前。又復長安、雍祠著明者且半。後成帝崩，皇太后詔復南郊長安如故，以順帝意。

哀帝立，寢疾，博徵方士，復甘泉泰畤祀如故，遣有司行事而禮祠焉。

平帝立，王莽奏：宜如建始所行丞相匡衡等議，復長安郊祀如故。莽又頗改祭禮，云：「天地有別有合。其合者，孟春正月上辛若丁，天子親合祀天地於南郊，先祖配天，先妣配地。祭天南郊，則以地配，天地位皆南向，地在東，共牢而食。高帝、高后配於壇上，西向，后在北，亦同席共牢。牲用繭栗，玄酒陶匏。天地用牲一，高帝、高后用牲一。天用牲左，及黍稷燔燎於南郊；地用牲右，及黍稷瘞埋於北郊。六律、六鍾、五聲、八音、六舞大合樂。其別者，天地有常位。以冬日至，使有司奉祠南郊，高帝配而遙祀群陽；夏日至，使有司祀北郊，高后配而遙祀群陰。其渭陽祠勿復修。」從之。三十餘年間，天地之祠五徙焉。又奏：「舊天神稱皇天上帝，太一兆曰泰畤，地祇曰后土，與中央黃靈同，又兆北郊未有尊稱，五帝兆雍五畤，並未合禮。今宜地祇稱皇地后祇，兆曰廣畤。中央帝黃靈后土畤，兆於長安城未地；東方帝太昊青靈句芒，南方帝炎帝赤靈祝融，西方帝少昊白靈蓐收，北方帝顓頊黑靈玄冥，各兆其方之郊。」於是長安旁諸廟兆畤甚盛。

後漢建武元年，光武即位，為壇營於鄗之陽。祭告天地，今趙郡高邑縣。采用前漢元始中郊祭故事。六宗群神從祀，未以祖配。天地共犢，餘牲尚約。二年正月，制郊兆於雒陽城南七里，依鄗故事。為圓壇八陛，中又為重壇，天地位其上，皆南面，西上。其外

壇上為五帝位。青帝位在甲寅，赤帝位在丙巳，黃帝位在丁未，白帝位在庚申，黑帝位在壬亥。其外為壝，重營皆紫，以象紫宮，有四通道為門。日月在中營內南道，日在東，月在西，北斗在北道之西，皆別位，不在群神列中。八陛，陛五十八醊。五帝陛郭，帝七十二醊。中營四門，門五十四神。外營四門，門各百八神。皆背營內嚮。中營四門，門封神四；外營四門，門封神四。凡千五百一十四神。營即壝也。封，封土築也。背中營神，五星也，及中官宿五官神及五岳之屬也。背外營神，二十八宿外官星，雷公、先農、風伯、雨師、四海、四瀆、名山、大川之屬也。醊，張衛反。至七年五月，詔三公曰：「漢當郊堯。其與群臣議。」時御史杜林等上疏，以為：「漢起不緣堯，與殷周異宜，而舊制以高帝配。方軍師在外，且可如元年郊祀故事。」帝從之。隴蜀平後，乃增廣郊祀，高皇帝配食，位在中壇上，西面北上。漢舊儀曰：「祭天居紫壇幄帳。高皇帝配天，居堂下西向，紺帷幄，紺席。」天、地、高皇帝、黃帝犢各一，四方帝犢共二，都六頭。日、月、北斗共牛一，四營群神用牛四。樂奏青陽、朱明、西皓、玄冥及雲翹、育命舞。中營四門，門用席三十六，皆莞簟三神。日、月、北斗無陛郭醊。既送神，燎俎實於壇南巳地。

明帝即位，永平二年，以月令有五郊迎氣，因采元始故事，兆五郊於雒陽四方。中兆一在未，壇皆三尺，階無等。立春日，迎春東郊，祭青帝句芒。東郊去邑八里，因木數。立夏日，迎夏南郊，祭赤帝祝融。南郊七里，因火數。先立秋十八日，迎黃靈於中兆，祭黃帝后土。壇去邑五里，因土數。立秋日，迎秋西郊，祭白帝蓐收。西郊九里，因金數。立冬日，迎冬北郊，祭黑帝玄冥。北郊六里，因水數。車旗服飾各從方色。

魏文帝南巡在潁陰，有司為壇於繁陽故城。庚午，登壇受軷，降壇視燎成禮，未有祖配。明帝即位，於太和元年正月丁未，郊祭，以武帝配天，文皇帝配上帝。以二漢郊制存焉。至景初元年十月乙卯，始營洛陽南委粟山為圓丘。詔曰：「曹氏代系，出自有虞氏。令祀圓丘，以始祖帝舜配，號圓丘曰皇皇帝天。郊所祭曰皇天之神，劉邵云：「宜曰皇天帝。」以太祖武帝配。祀稱嗣皇帝。」十二月壬子日冬至，始祀皇天帝於圓丘，以始祖帝舜配。高堂崇表云：「按古典可以武皇配天。」魚豢議曰：「昔后稷以功配天。漢出自堯，不以堯配天，明不紹也。且舜已越數代，武皇肇創洪業，宜以配天。」自正始以後，終魏代不復郊祀。孫權初稱尊號於武昌，祭南郊告天，用玄牡。後自以居非土中，不修設。末年南郊，追上父堅尊號為吳始祖以配天。後王嗣位，終吳代不郊祀。劉備章武元年，即位，設壇於成都武擔山南，用玄牡。二年十月，詔丞相諸葛亮營南郊於成都。

晉武帝南郊燎告，未有祖配。泰始二年，詔定郊祀，南郊除五帝座，五郊同稱昊天，各

設一座而已。時群臣議：「五帝即天，隨時王而殊號耳。名雖有五，其實一神。南郊宜除五帝座，五郊同稱昊天。」從之。二月丁丑，郊，宣皇帝配。十一月，有司奏：古者郊丘不異，宜并圓方二丘，更修壇兆，二至合祀。是月庚寅冬至，帝親祀圓丘於南郊。是後圓丘方澤不別立。太康三年正月，帝親郊祀，皇太子、皇子悉侍祠。十年十月，詔曰：「孝經『郊祀后稷以配天，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』。往者眾議除明堂五帝位，考之於禮不正。詩序曰『文武之功，起於后稷』，故推以配天焉。宣帝以神武創業，既以配天，復以先帝配天，於義亦不正。」遂復南郊五帝位。

東晉元帝即位於建康，議立南郊於巳地。太常賀循定制度，多依漢及晉初儀注。三月辛卯，帝親郊，祀饗如泰始故事。成帝咸和八年正月郊天，則五帝及佐、天文等凡六十二神從祀。康帝建元元年正月辛未，南郊，帝親奉焉。祝文稱嗣天子臣某。安帝元興四年應郊，朝議宜依周禮宗伯攝事。尚書右丞王訥之曰：「郊天極尊，非天子不祀。無使皇輿不得親奉。」時從訥之議。郊牲用玄。

宋永初二年正月上辛，帝親郊祀。三年九月，司空羨之等奏，高祖武皇帝宜配天郊。詔可。孝武大明二年正月，有司奏：今月六日南郊，輿駕親奉。至時或雨，遂遷日，有司行事。有司奏：「按魏代郊天值雨，更用後辛。晉代顧和亦云更擇吉日。徐禪云『晉代或丙或庚』。若待遷日，應更告廟。」博士王燮之議云：「晉或丙或庚，並別有義。且武帝十二月丙寅受禪，三年十一月庚寅冬至祀天於圓丘，非專祈穀。又按郊特牲『受命於祖廟，作　於禰宮』者，為告之退卜。則告義在郊，非告日也。今日雖有遷，郊祀不異，不應重告。」徐爰議以為：「郊祀用辛，何偃據禮，不應重告。毛血告牲之後，雖有事礙，便應有司行事，不容遷郊。」參議，宜於遇雨遷用後辛，不重告。詔可。南郊，自魏以來，多使三公行事。大明三年，移郊兆於秣陵牛頭山西，在宮之午地。徐爰曰：「禮記『燔柴於泰壇，祭天也』。『兆於南郊，就陽位也』。晉代過江，郊祭悉在北。或在南，出道狹，多於巳地。大宋因而弗改。今聖圖重造，舊章畢新，宜移郊正午，以定天位。」大明五年九月甲子，有司奏，郊祭用三牛。孝武崩，廢帝以郊舊地為吉祥，移置本處。

齊高帝受禪，明年正月上辛，有事南郊，而無配，犧牲之色因晉宋故事。右丞王儉議曰：「大齊受命，建寅創歷。犧牲之色，率由舊章。」詔可。建元四年，武帝繼位。明年正月，祀南郊。自茲以後，間歲而祀。時有司奏：「前代嗣位，或因前郊年，或自更始。今年正月已郊，未審明年應郊與否？」尚書令王儉議：「檢晉明帝太寧三年南郊，其九月崩，成帝即位，明年改元即郊。簡文咸安二年南郊，其年七月崩，孝武帝即位，明年

改元即郊。宋元嘉三十年正月南郊，其年二月崩，孝武嗣位，明年改元亦郊。此三代明例，差可依放。」是時領尚書國子祭酒張緟等十七人並同。詔可。永明元年，立春前郊祀。王儉啟云：「按宋景平元年正月三日辛丑南郊，其月十一日立春。元嘉十六年正月六日辛未郊，其月八日立春。此近代明例，不必先郊後春為嫌，無煩遷日。」帝從之。郊壇圓兆外內起瓦屋，形制宏壯。通直散騎常侍庾曇崇啟云：「祭天尚質。秦漢以來，郊兆壇域，無立宮室，以明謙恭。」詔付外詳。博士賀瑒議：「周禮『王旅上帝，張案』。以　為床於幄中，不聞郊所置宮宇也。」虞炎議：「漢之郊祀，天子自竹宮遙拜，息殿去壇既遠，奉祀事旋息於此。無嫌。」祠部郎李撝議：「周禮『凡祭祀張其旅幕張尸次』。尸即有幄。鄭仲師云『尸次，祭祀之尸所居更衣帳也』。凡祭祀之文，既不別於郊祀，立尸之言，理亦關於宗廟。古則張幕，今也房屋宗廟，旅幕可變為棟宇；郊祀　案，何為不轉制檐甍？」遂不行曇崇議。

梁武帝即位，南郊為壇，在國之南。壇高二丈七尺，下徑十八丈。其外再壝，四門。常與北郊間歲。正月，皇帝致齋於萬壽殿，上辛行事。吳操之云：「『啟蟄而郊』，郊應在立春後。」何佟之云：「
今之郊祀，是報昔歲之功，而祈今年之福，故取歲首上辛，不拘立春先後。周之冬至圓丘，大報天也。夏正又郊，以祈農事，故有啟蟄之說。」帝曰：「圓丘自是祭天，先農即是祈穀。祭昊天宜在冬至，祈穀必須啟蟄。」用特牛一，祀天皇大帝於壇上。攢題曰皇天座。四年，佟之啟：「周禮稱天曰神，今天攢宜題曰皇天座。」以皇考太祖文帝配。五帝、天文從祀。五方上帝、五官之神、太一、天一、日、月、五星、二十八宿、太微、軒轅、文昌、北斗、三台、老人、風伯、雨師，皆從祀。其五帝二十八宿及風雨師等座有坎，餘皆平地。王僧崇啟曰：「五祀位在北郊，圓丘不宜重設。」帝曰：「五行之氣，天地俱有，故宜兩從。」僧崇又曰：「風伯、雨師，即箕、畢也。而今南郊祀箕、畢，復祭風伯、雨師，恐乖祀典。」帝曰：「箕、畢自是二十八宿，風伯、雨師即箕、畢下隸。兩祭非嫌。」禮以蒼璧制幣，除罍祼。佟之啟：「按罍者，盛以六彝，覆以畫冪，備其文飾，施之宗廟。今郊有祼，恐乖尚質。宜革之。」帝依之。香用沈。取本天之質，陽所宜。器以陶匏素俎，席用　秸。太祝牒：「壇下神座，悉用白茅，俎以漆。」詔下議。八座奏：「禮云『觀天下之物，無稱其德』，則知郊祭，俎不應漆。席用白茅，禮無所出。」於是改用素俎。五帝以下，皆蒲席　薦。皇帝一獻，再拜受福，帝以一獻為質，三獻為文，詔下議。博士陸瑋等以為：「宗祧三獻，義兼臣下，上天之禮，主在帝王，約禮申義，一獻為允。」自是天地之祭皆一獻，唯皇帝受福，明上靈降祚，臣下不敢同。太尉設燎壇於丙地，禮畢，器席有司燒埋之。佟之議曰：「禮『祭器弊則埋之』。今一用便埋，費而乖典。」帝曰：「薦席輕物，陶匏賤器，方還府庫，容後穢惡。但弊

則埋者，謂四時祭器耳。」從有司燒埋之。五年，迎五帝，以始祖配。時明山賓議「請以始祖配饗五帝」，從之。十一年，帝曰：「禮『祭月於坎』，由是陰義，乃別祭之儀。今兆南郊，既云就陽，理不應為坎。」遂廢之。八座奏曰：「五帝之義，不應居坎。良由齊代圓丘小峻，邊無神位。今丘形既廣，請五帝座悉於壇上，外壝二十八宿及風伯雨師等座，悉停為坎。」十七年，帝以威仰、魄寶俱是天神，於壇則尊，於下則卑。南郊所祭天皇，其五帝別有明堂之祀，不煩重設。又祭二十八宿無十二辰，於義闕然。南郊可除五帝祀，加十二辰，與二十八宿各於其方為壇。

陳武帝永定元年受禪，修圓丘，壇高二丈二尺五寸，廣十丈。柴燎告天。明年因以正月上辛，有事南郊，以皇考德皇帝配。除十二辰、風伯、雨師及五帝位。太常卿許通奏曰：「按周禮『以血祭祭社稷五祀。』鄭玄云『陰祀自血起，貴氣臭也。五祀，五官之神也』。五神主五行，隸於地，故與埋沈　辜同為陰祀。既非禋柴，無關陽祭。故何休云：『周爵五等者，法地有五行也。』五神位在北郊，圓丘不宜重設。又按以『槱燎祀風伯、雨師』，鄭眾云『風師，箕；雨師，畢。皆星也』。今南郊祀箕、畢，復祭風伯、雨師，恐乖祀典。」制並依。　音普逼反。槱音羊九反。間歲而祀。文帝天嘉中，改以高祖配，復三獻之禮。許通曰：「按周禮司尊彝云『三獻施於宗祧』，鄭玄注『一獻施於小祀』，今用小祀之禮施於天神大帝，為不通矣。」從之。宣帝即位，以郊壇卑下，更增廣之。祠部郎王元規議曰：「古圓方二丘，並因見有，本無高廣之數。後代隨事有築，建丈尺之儀。但五帝三王，不相沿襲，今增南郊上徑十二丈，則天大數。下徑十八丈，取三分益一。高二丈七尺，取三倍九尺之堂。」

後魏道武帝即位，二年正月，親祠上帝於南郊，以始祖神元皇帝配。壇通四陛，壝埒三重。天位在上，南面，神元西面。五帝以下天文從食。五精帝在壇內，四帝各於其方，黃帝在未，日、月、五星、二十八宿、天一、太乙、北斗、司中、司命、司祿、司人在中壝內，各因其方。其餘從食者合千餘神，醊在外壝內。席用　秸，玉以四珪，幣用束帛，牲以黝犢。上帝、神元用犢各一，五方帝共犢一，日月等共牛一。祭畢，燎牲體左於壇南巳地。從陽之義。後冬至祭上帝於圓丘，牲幣並同。天賜二年四月，復祀天於西郊。為方壇，東為二陛，士陛無等；周垣四門，門各依方色為名。置木主七於壇上。牲用白犢、黃駒、白羊各一。祭之日，帝御大駕，至郊所，立青門內近南，西面。內朝臣皆位於壇北，外朝臣及夫人方容咸位於青門外，后率六宮從黑門入，列於青門內近北，並西面。廩犧令掌牲，陳於壇前。女巫執鼓，立於陛東，西面。選帝七族子弟七人執酒，在巫南，西面北上。女巫陞壇，搖鼓。帝拜，后肅拜，內外百官拜。祀訖，乃殺牲。執酒七人西向，以酒灑天神主，復拜，如此者三。禮畢而反。後魏道武帝西平姑臧，東下

山東，足為雄武之主。其時用事大臣崔浩、李順、李孝伯等，誠皆有才，多是謀猷之士，全少通儒碩學。所以郊祀，帝后六宮及女巫預焉。餘制復多參夷禮，而違舊章。自後，歲一祭。明元帝泰常三年，立五精帝兆於四郊，遠近依五行數。各為方壇四陛，埒壝三重，通四門。以太昊等及諸佐配。祭黃帝常以立秋前十八日。餘四帝各以四立日祀之。牲各用牛一。又立春日，遣有司迎春於東郊，祭用酒脯棗栗，無牲幣。至獻文帝，以西郊舊事，歲增木主，易代則更兆，其事無益於神明，乃革前儀，定置主七，立碑於郊所。孝文帝太和十二年，親築圜丘於南郊。

北齊每三年一祭。以正月上辛，禘祀昊天上帝於圜丘，壇在國南郊，下廣輪二百七十尺，上廣輪四十六尺，高四十五尺。三成，成高十五尺。上中二級，四面各一陛，下級方維八陛。周以三壝，去丘五十步。中壝去內壝，外壝去中壝，各二十五步。皆通八門。又為大營於外壝之外，輪廣三百七十步。其營塹廣丈二尺，深一丈，四面各一門。又為燎壇於中壝外，當丘之丙地，廣輪三十六尺，高三尺，四面各有階。以高祖神武帝配，五精帝、天文等從祀。五精帝於中丘，面皆內向。日月、五星、北斗、二十八宿、司中、司命、司人、司祿、風伯、雨師、靈星於下丘。眾星位於內壝中。禮以蒼璧束帛，蒼牲九。皇帝初獻，太尉亞獻，光祿卿終獻。司徒獻五帝，司空獻日月五星、二十八宿，太常丞以下薦眾星。後諸儒定禮，圜丘改以冬至祀之。南郊則歲一祀，以正月上辛，為壇於國南。壇廣輪三十六尺，高九尺，四面各一階。為三壝，內壝去壇二十五步，中壝外壝相去如內壝。四面各一門。又為大營於外壝之外，廣輪二百七十步。營塹廣一丈，深八尺，四門。又為燎壇於中壝丙地，廣輪二丈七尺，高一尺八寸，四面各一階。祀所感帝靈威仰，以高祖神武皇帝配。禮用四珪，幣如方色。其上帝、配帝，各騂牲一。燎同圜丘。

後周憲章，多依周制。正月上辛，祀昊天上帝於圜丘，丘三成，成崇丈二尺。上徑六丈，十有二陛，每等十有二節。圜壝徑三百步，內壝半之。在國之陽七里。以其先炎帝神農氏配，五帝、天文並從祀。日月、內官、中官、外官、眾星。又祀所感帝靈威仰於南郊，於國南五里為方壇，崇丈二尺，廣四丈，壝方百二十步，內壝半之。以始祖獻侯莫那配，用牲各以方色。皇帝乘蒼輅，戴玄冕，備大駕而行。從祭者皆蒼服。

隋文帝受命，再歲冬至日，祀昊天上帝於圜丘，制壇於國南，太陽門外道東二里。丘四成，成各高八尺一寸。下成廣二十丈，再成廣十五丈，三成廣十丈，四成廣五丈。以太祖武元皇帝配，並丘上。五方上帝、天文並從祀。日月、五星、內官四十二座，次官百三十六座，外官百二十一座，眾星三百六十座。五帝、日月在丘第二等，北斗、五星、

十二辰、河漢、內官在丘第三等，二十八宿、中官在丘第四等，外官在內壝內，眾星在內壝外。上帝、配帝、蒼犢各一。五帝、日月，方色犢各一。五星以下，羊豕各九。孟春上辛，祠感帝赤熛怒於南郊，為壇於國南，太陽門外道西一里。去宮十里，高七尺，廣四丈。以太祖武元帝配。其禮四珪有邸，牲用騂犢二。

煬帝大業元年孟春，祀感生帝，改以高祖文帝配。餘並仍舊。十年冬至，祀圜丘，帝不齊於次。詰朝，備法駕，至便行禮。是日大風，帝獨獻上帝，三公分獻五帝。禮畢，御馬疾驅而歸。